

风景行吟

涪江的另一端

老家有条梓江。它是涪江的支流。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嘉陵江是长江的支流。最后，海纳百川。这很像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从基层到中央，逐级而上，等级分明，秩序井然。

河流总是把人引向远方。那时我读小学，每天都要从梓江过渡，到对岸上学。等渡船的间歇，我常常在河边发呆，使劲地想象河的另一端长什么模样。我的想象常常在合川打住。因为它在嘉陵江边，是涪江的终点。复杂的水系里，县城而外，我也只知道一个合川。

每当起床，老妈揭开被子时总会嚷一声，呵呵，昨天晚上这泡尿冲到合川去喽。

天天要用几次火柴。点灯，生火做饭。火柴“嗤拉”一声，印着三江汇流图和“合川火柴厂”字样的火柴盒，就像一个熟人面孔，一次又一次，在闪电里一闪而过。

1978年秋天，阴雨连绵。我提着父亲读书时用的竹编箱子，搭顺风车去合川，然后经重渡去万县师专上学。

一辆到合川拉煤的东风卡车，将我卸在了码头边。我高考成绩不错，也许是父亲的出身问题拖累，录取的却是此前已被我归于最烂一类的学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去。这就像棒打鸳鸯，然后被强迫去和一个最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本来就驾车，心情与

天气一样糟，就一路呕吐，吐完梓江，又吐完涪江。全部的乡愁，现在都留在了路上。

合川版的涪江，比绵阳或者射洪的涪江整整大了一号。两岸密密麻麻泊满各种各样的船。从渔舟、舢板、小货船，到趸船、驳船、机动船、小火轮，让我对涪江所投奔的合川不得不服气。

一只船因为臭气熏天而让我多看了它几眼。这船的甲板上没有任何货物，只有粪桶、粪勺之类堆在船篷外面一角。蛆虫在船身乱爬，偶尔有一只落入水中，引来鱼儿争抢。我突然想起，那个杀害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地主王荣学，曾经是在粪船上摸爬滚打的掏粪工。两个合川人，还是乡邻。一个是阶级斗争土壤里长出来的红苗子，对地主的仇恨深入骨髓；一个是旧社会过来的黑五类，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惊弓之鸟。一个太积极，太革命，太有斗争精神；一个太穷，太贪小利，有旧时农民的劣根性。两个人从两个极端对撞过来，没有退路，势不两立，无法妥协。于是，不过是几捧海椒，竟成你死我活，给两个人都引来杀身之祸。

刘文学和王荣学，从识字之初就被反复说叨的故事，其发生地当然让我刮目相看。事实上，合川也比我的射洪繁华许多。离开这个叫鸭嘴的码头，进城，一条石板老街热闹非凡。弹花匠在弹棉花，补锅匠在给铝锅换锅底，皮匠在用拉头为鞋子

定型。印象深刻的还是收荒匠。他一路吆喝：有破铜烂铁——找来卖钱！有废书废报——找来卖钱！有打不响的鸟枪——嫁不脱的婆娘——找来卖钱！人消失好久了，他的尖锐的声音还在城里回荡。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在白塔下的街边吃面，杂酱面。穿绿色灯芯绒衣服的面店女老板，年轻，且容貌姣好。听说我是大学新生，很羡慕，说我妹妹差了五分没有考上，大哭了好几次，至今还不愿出门呢。说着，又向我碗里添了一勺肉臊。

端着面碗，看涪江就在面前流淌。流到合川的涪江还是涪江，我丝毫没有觉得生分。它从李白的青莲场流来，从我的出生地金华镇流来，从陈子昂长眠的龙宝山下流来。——它依然像一个乡亲，让我在他乡的合川老乡见老乡。

第二天，我在鸭嘴码头上上了红卫号小客轮。轮船在嘉陵江上“突突”地吐着黑烟，向重庆驶去。

行前，母亲正重病住院。同病室有一个巫婆一样的老太太，包着黑色丝帕，耳边飘摇着一簇银发，有几分道骨仙风。她盯着我看了一阵，对母亲说，你这个儿子要走很远的路，越远，越有出息。这次到合川已经够远了。到重庆顺流而下万县，更远，还有一天的的路程。

合川越来越远，我心渐渐释然。

万县(现重庆万州区)被我视为第二故



文艺评论

一种关于爱的诗歌艺术——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张晓林

初识张晓林，是在30多年前他刚到绵阳时。因在军旅生涯中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军旅诗人，张晓林转业后成为文学鼎盛时代不少文学中人敬慕不已的文学期刊编辑。30多年的时光仿佛雷雨前的一个急速闪电悄然远逝，当年朝气蓬勃年轻帅气的张晓林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男人。同时，作为诗人的张晓林也力显出成熟诗人的艺术气质和美学风范，先后出版了《这方水土》《在爱中你将不朽》《轻轻地走近你》《梦幻伊犁河》《如此心动》五部诗集，还发表了众多系列性的组诗，奠定了他在绵阳当代诗坛的地位。

与雨田的现代诗书写所彰显出的沉雄而健劲的诗歌艺术风格相比，张晓林是另一种类型和意义的诗人，不仅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表现出对散文诗创作的始终不渝的坚定执著，而且在艺术风格上显现出非常浓郁的传统意味，又不失现代诗学意义的精神养分和理念创新，尤其是诗人在情感表现的色彩、亮度、涵义、意向、质地等所抵达的纯粹性和洁净性的程度，可以说在绵阳当代诗歌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凤毛麟角。当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诗人的诗歌创作是一种关于爱的艺术的思想表达和价值呈现，这种爱指向了一个含量丰饕的广大世界存在，涵盖了爱情与人生、乡土和城市、自然和大地等众多方面的内容。传递对于乡土的深沉爱恋、表达对于纯真爱情的颂扬、书写自然山水的美轮美奂，便如三支爱乐交响于他的整个诗歌世界。

传递对于乡土的深沉爱恋，是张晓林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诗歌的第一性是属于土地的，是从大地沃土上蓬勃生长出的第一棵茁壮的谷物。缓缓地走进诗人在散文诗集《这方山水》《梦幻伊犁河》中所构筑的乡土世界，无论是他的第一乡土世界——蜀地乡村溪流里的那份清新雅致，土壤里的那股潮湿情愫，稻谷里的那些温润馨香，人性里的那种朴实仁厚；还是他的第二乡土世界——伊犁河水的清冽和甘甜，大西北沙漠的色彩和内涵，戈壁滩的荒凉和冷酷，雪山之巅的洁白和梦幻，无不是诗人

审美感知和精神观照的对象。所以在诗人摇曳灵动的笔下，每年一度的麦浪潮涌和稻香弥漫，沉淀于心的夕阳余晖和月光朗照，深入骨髓的泥土气息和乡村味道，以及大漠的皴染与浸润、草原的亲拥与抚慰、雪峰的雄浑和威仪、戈壁的支撑和砥砺，这些都仿佛一个个能指丰盈、隐喻深沉的意象群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诗意化的中国乡村图景。在这样的乡村图景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诗人的富于标识意义的诗歌旗号和先锋前卫的诗学观念，但却表现出一种最能够亲近乡土土亲昵故园亲善大地的情感深度和精神深度。不仅如此，它们也从另一个审美维度对我们进行了一种正向意义及其限度的宣示：诗人是一个灵魂非常本真、心地十分纯正的人，绝不对乡土世界本有的朴实与仁厚进行一丝一毫的歪曲，对大地母亲自在的情怀与奉献进行无中生有的诟病，自始至终保揣了在思想和精神向度的纯真、康正、健硬，从而无限地趋近诗歌艺术的正本和洁质，在艺术表达上也超然于那种浮华虚具、情意骄矜、机巧伪饰、空枉指涉的精神病象。

《在爱中你将不朽》《轻轻地走近你》及《如此心动》里的部分诗歌，则主要是表达诗人之于纯真和理想爱情的馨香吟唱。人生在世，难免爱与被爱、或者不爱与被不爱这样的爱情生活际遇，只是因为各自在情爱对象、心理认同、价值取向、审美判断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而显示出不同意义的幸福或者痛苦的内质。作为以日常化生活意义为主导的人，通常是把对爱情的具体获得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标准，甚至视为血脉承续、家族延伸的生育文化指称。对于诗人来说，他们对于爱情获得感的认知就不仅仅限于此，更深深地浸透于他们对爱情意象的审美发掘和对诗歌文本的艺术创建之中，这种富于审美意象、艺术价值和哲理蕴涵的爱情，尽管弥漫着浓郁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意味，却是诗人们一直乐此不疲的事。对于一直探寻和追求纯真和理想爱情的诗人张晓林而言，他更多的是将爱情的描述置于艺术精神的界域和审美意义的内层，所以在他情文相生

乡，它也是我生活的最远点。不过，师专毕业，分配江津，再调绵阳——几乎就在家门口工作。终于没有能够走远，成为我碌碌无为的一个现成的借口。

此是后话。猴年暮春，我再次来合川。官方的接待晚餐之后，几个川渝作家相约，聚于老码头。雨下得没完没了，茶馆酒肆早早地打烊。夜色与雨幕还模糊了一切景物。现代化的码头，打造过的老街乃至这个时代，在这个雨夜里都变得虚无。只有这个老茶馆灯火通明，真实地存在。并且，四十五度的“钓鱼城”酒，让它像微醺的文人一样兴奋。

当然有菜。主菜是一条不小的鱼，据说来自涪江。鱼像是睡着了。青花盘子是它的豪华大床，身上铺了层刘文学保卫过的那种红辣椒，像喜气洋洋的红花被子。不过，大家天南海北侃侃而谈，感觉像在成都，在重庆，却忽略了合川和它的这一条鱼。

出门，雨小了。这时，我看到了披挂了灯光的白塔，像一支笔插在合川的高地上。这个早就脱胎换骨，让我完全失去方向感的城市，因为白塔，我终于确信自己回到了39年前那个原点。

它像是那年我在彷徨中插下的一个路标。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流年碎影

克非老师二三事

已故著名作家克非长期在绵阳工作、生活，不少绵阳文友都有缘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诲，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也曾数次面见克非老师，并在创作道路上得到他的鼓励。

克非的代表作长篇小說《春潮急》出版时，我还在读初中。那部书的背景是川西北一个叫梨儿园的地方，原型就是现在安州区的几个乡镇。一天，父亲拿着一部新书《春潮急》给我看，说是在地委工作的朋友刘绍祥写的，扉页上写着“赠给熊本源同志”，签名是“克非”。父亲告诉我，克非，就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缩写。我那时小小年纪，作文还算出色，父亲就说要带我去见刘叔叔（克非），向他学习写作。几天后，父亲带着我，在老绵阳地委，现在红星街涪城区委对面，见到了刘叔叔（克非）。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克非老师。他个子比较高，长得有点瘦，说话语速快、口音重，不太好懂，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眉山话。他对我说了一些勉励读书的话，还说想写出好东西，要把语言丰富了才行，我大概记得，他说《水浒传》里描写武松打虎，武松举起醋钵大的拳头，雨点般的打下去，还用手比了一下醋钵的大小，又说拳头要分多少种，女子的小孩的，秀才的……遗憾的是当时我太小，没什么文学和写作的概念，总之自己能理解到的太少。

1984年，我参加了《剑南文学》杂志社举办的首届“讲习班”，克非老师来上课。他讲写作的技巧，讲《红楼梦》，但我记得的一句话：“我们眉山出才子！”这是多么的自豪！他讲，苏东坡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是眉山也是四川的骄傲！朱德元帅曾为眉山三苏祠题词：“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克非是眉山人，也许从小就受到“三苏”的文学熏陶，自己也出了大作，学员们都拍手叫好！教室里一片欢

笑，以至于“眉山出才子”这句话后来成了绵阳文坛朋友们跟克非开玩笑的一句经典台词。

《春潮急》出版不久，收音机里面就开始播诵了，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少，大人小孩们天天准时聚集在院坝里收听，是一大乐事。书里面的人物如“加钢黄蜂”、“徐锅巴胡”等，坏得“剥骨捞髓”的，还有一些川西地区的经典方言，一时广为传诵。后来《春潮急》拍成电影，现在网上都搜得到。导演张凤翔曾在电影《上甘岭》里扮演政委，他导演的电影《三进山城》、《玉色蝴蝶》也很有名。我和张导的儿子一禾是朋友，他也是导演，执导过电影《彭大将军》等。我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忧郁的情歌》，序就是请张一禾写的。有一次一禾请几个影视圈朋友到他家相聚，整了点川菜花生米，喝点“铛铛酒”，正在兴头，一禾突然对我说：“小庆，别动！”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意思，他笑着解释说：“你坐的这个位子，这个姿势，就是当年克非给我父亲（张凤翔）讲《春潮急》姿势。”知道了克非老师还给导演讲作品，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把诗集《忧郁的情歌》敬赠给了克非老师。他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特别说，他喜欢看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尽管有时写作技巧不成熟，但技巧可以放在第二位。后来，我还见过克老好几次，不过都是在公众场合。他幽默风趣的话语时常让人莞尔，是大家而平易近人，如坐春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前几天我参加绵阳散文学会的活动，遇到文学老前辈文然先生，说起克非老师，说起《春潮急》卖了好几百万的事，文先生说：“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不像现在有的作者，卖不脱就送，送都送不脱，牛皮还吹得大，跟克非能比吗？克非有才，都必须服，不服不行！”

暑期的一天，峨眉山中猴子坡前。

“前面有猴子！大家快跟上来，搭伴走……”游人的吆喝让我们加快了脚步。“呼哧呼哧”紧赶慢赶上去看，果然到了大家又爱又怕的猴儿山。大大小小的猴群们或稀疏地蹲在坡沿栏杆上，或三个五个横满前面的石梯，不声不响用肢体语言告诉行人：留下你们的买路钱吧，就不难为你们了。

见大家似乎没反应，一只可能喜欢用武力讲话的“猴老大”蹲在栏杆上，不耐烦地冲我们叱起了它那难看而可怕的利牙，并发出“嗽”的一声凶嘴……吓得人顿时毛骨悚然。大家屏声静气护着包、握紧棍，如临大敌，贴着崖壁鱼贯前行。既然不合作，一位“猴夫人”优雅地踱了下来，像领导视察民间，眼神从容而锐利，对大家箭在弦上的表情视而不见，快速而专业地检阅着每个人的随身行李。瞬间它的眼睛便定格在了我手上挎的鲜艳而有着色卡通图案的透明书包，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洗漱用品。隐藏已来不及了，眨眼间母猴靠近了我，双掌向前一探，随着我一声尖叫，这家伙轻而易举就将猎物掠下，更准确地说是我识时务地赶紧缴械了。

这东家真是紧急，正欲就地对猎物展开“暴力”，孰料后面压阵的男士挥舞竹棍，如孙悟空打白骨精，呼呼的“金箍棒”使出，一顿喝斥，小命受到威胁，猴王猴后还不是落荒而逃！

惊魂甫定地拾起包，掸了掸，我定神，严肃地告诉猴群的“余孽”们：“这是洗漱品！不是食品！就尔等这眼色儿对得起你们老祖宗的火眼金睛吗？”猴儿们愣愣着，许是对一根根蠢蠢欲动的棍棒有所顾忌，许是觉得跟这拨人马也搭不着什么油水，中一个个或远或近地瞪着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真是是一群古灵精怪的猴儿啊！喜欢它的孩子气，却又恨它的不分青红皂白，犹如把爷爷奶奶累得不死的调皮孙儿，让人见不得又离不得。

山中风景气象万千，峨眉山猴儿的妖气和路匪般的张狂，给我们的旅途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想要是登山中也没了自然界的这种猴趣，该是多么没劲。

感悟生命

猴匪猴趣

暑期的一天，峨眉山中猴子坡前。

“前面有猴子！大家快跟上来，搭伴走……”游人的吆喝让我们加快了脚步。“呼哧呼哧”紧赶慢赶上去看，果然到了大家又爱又怕的猴儿山。大大小小的猴群们或稀疏地蹲在坡沿栏杆上，或三个五个横满前面的石梯，不声不响用肢体语言告诉行人：留下你们的买路钱吧，就不难为你们了。

见大家似乎没反应，一只可能喜欢用武力讲话的“猴老大”蹲在栏杆上，不耐烦地冲我们叱起了它那难看而可怕的利牙，并发出“嗽”的一声凶嘴……吓得人顿时毛骨悚然。大家屏声静气护着包、握紧棍，如临大敌，贴着崖壁鱼贯前行。既然不合作，一位“猴夫人”优雅地踱了下来，像领导视察民间，眼神从容而锐利，对大家箭在弦上的表情视而不见，快速而专业地检阅着每个人的随身行李。瞬间它的眼睛便定格在了我手上挎的鲜艳而有着色卡通图案的透明书包，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洗漱用品。隐藏已来不及了，眨眼间母猴靠近了我，双掌向前一探，随着我一声尖叫，这家伙轻而易举就将猎物掠下，更准确地说是我识时务地赶紧缴械了。

这东家真是紧急，正欲就地对猎物展开“暴力”，孰料后面压阵的男士挥舞竹棍，如孙悟空打白骨精，呼呼的“金箍棒”使出，一顿喝斥，小命受到威胁，猴王猴后还不是落荒而逃！

惊魂甫定地拾起包，掸了掸，我定神，严肃地告诉猴群的“余孽”们：“这是洗漱品！不是食品！就尔等这眼色儿对得起你们老祖宗的火眼金睛吗？”猴儿们愣愣着，许是对一根根蠢蠢欲动的棍棒有所顾忌，许是觉得跟这拨人马也搭不着什么油水，中一个个或远或近地瞪着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